

高建國



地球

DIQUIDYIDIAOSUDIQUIDYIDIAOSU

第一雕塑

中國的廣告戰

綠色羅曼

小靳莊的沉浮

桑榆情

山東大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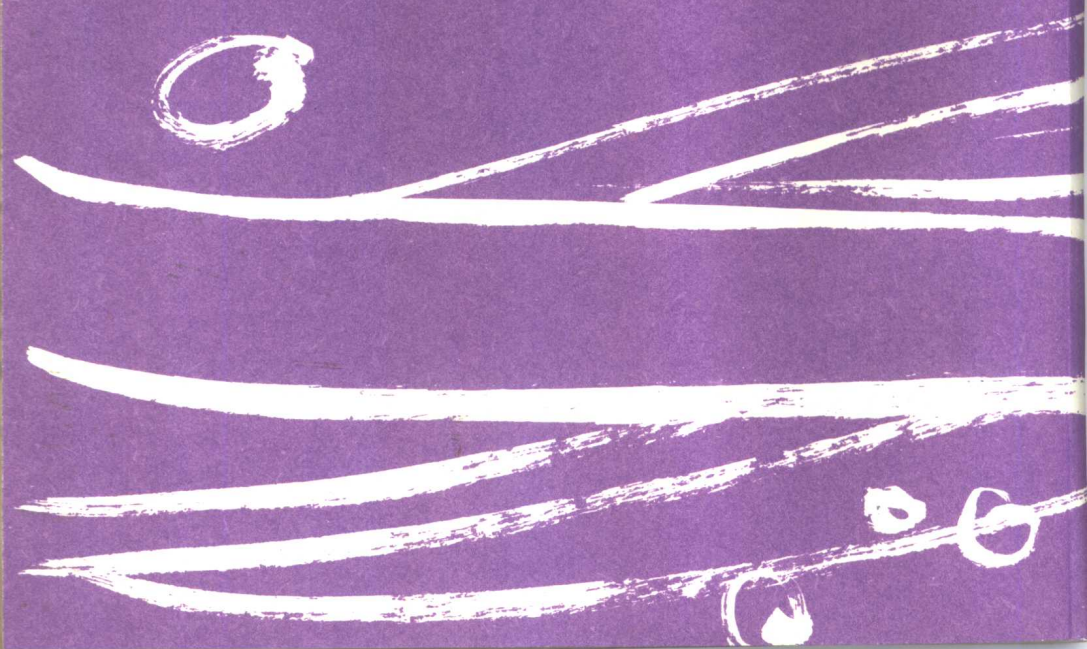
本世紀無大戰

黃河出版社



地球

第一雕塑



鲁新登字第 13 号

地球第一雕塑

高建国 著

黄河出版社出版

(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360 千字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6100

ISBN7-80558-274-2/I·44 定价:6.40 元

序

冯牧

由黄河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报告文学集，是部队青年作家高建国数年辛勤笔耕的结晶。这些作品有的在发表时我就浏览过，有的是现在刚刚寓目。觉得，穿巡在这些作品所构成的幽深的艺术长廊之中，可以使人倾听到历史行进的足音，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。

高建国并不是那种一鸣惊人的文学新星。这位来自军营的山东大汉，是靠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，闯进报告文学这片深邃而又充满引力的领地的。1988年12月，由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等一百零八家期刊联合发起的“中国潮”报告文学征文，在北京远望楼颁奖时，我曾即席讲过一点感想。那时候，我没有想到，在台下静静听讲的一位中校军官，就是我今天为其作品写序的人。那一次，他的中篇报告文学《本世纪无大战》获得了二等奖，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摘发了作品梗概，《解放军报》专

门发了评论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等报刊的文艺评论,也多次提及这部有一定影响的军事文学新作。其实收入本书的《绿色罗曼》,那一次也进入了评奖备选篇目,一些地方评委对这篇作品似乎更加钟爱,只是由于一个作者不能同时有两篇作品得奖,这篇第一次全面纵深地反映中国军人婚姻境况的报告文学,才未能同时获奖。

这次我了解到,高建国在倾心于报告文学创作之前,在业余时间写过好几年的散文和杂文,有些作品曾登上过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的“大雅之堂”,这都为他日后从事报告文学创作,做了思想和技巧上的准备。他于1982年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《桑榆情》,一发表就被上海《解放日报·文摘报》摘编,在读者中小有影响,这是与他多年写短文的磨砺分不开的。他走上报告文学这条路不是偶然的,其中有多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使然,更有他对社会、对人生的切身体会与深入实践,使他萌发了炽热的社会责任感。翻阅这部作品集,从历史的切面和折光中,你可以看到浩劫中的世象百态,看到变革中的潮涌帆飞。《绿色罗曼》形象地展示了当代中国革命军人的婚姻编年史,对一个民族的国防意识和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深省和透视;《小靳庄的沉浮》翔实地描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一幕荒诞

剧,对扭曲了的历史“活化石”作了独具慧眼的定格;《本世纪无大战》写出了民族的豪气和军人的价值,在太平盛世喊出了发自内心的殷忧;《地球第一雕塑》酣畅地揭示了炎黄赤子的心路历程,描绘了一个曾有过“四大发明”辉煌历史的民族的凌云壮志……作家秉笔直书,通过这些题材不同的作品,多视角地反映了我国正在急剧发展的意蕴丰富的历史进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早在1984年秋,当各种偏见和疑惑还笼罩着天津郊区的小靳庄时,他以一个优秀青年记者特有的胆识和眼力,毅然来到这个当时尚没有什么“说头”的村庄,突击采访五天五夜,一气呵成了苦难与新生交织的乡村纪实。这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在历史嬗变中命运的一个缩影。作者从小生活在胶济铁路以南的一所滨海县城,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。在这篇作品中,他对落难的小靳庄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,对时代悲剧的重要饰演者——原村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作了客观、公允的评价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。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顺应了作品所揭示的趋势,从历史螺旋的低回处走来的王作山,洗涤了身上的污垢,又成了箭杆河边耕耘新生活的创造者。这篇作品被全国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,显示了作者捕捉社会热点题材和在广阔的时空驾驭全景作品的才

能。

文学的大潮排空而来，飞花固然可以炫目于一时，但终究和浮沫一起消失。在一个时期以来纪实文学良莠不齐、泥沙俱下的情况下，高建国并不为博得廉价的喝采而随波逐流，而是热情地全身心地拥抱生活，真诚讴歌各条战线的劳动者和奉献者，为时代英豪传神，为民族脊梁写照。他在报告文学领域驰骋近十年依然生气勃勃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坚定信念。他懂得，在文学的天穹上，耀眼的星星总是少数的，更多的星星终究要汇入璀璨的银河。因而，他既有举重若轻采写大题材的气魄，又有甘愿在无名星座默默为文苑添一片新绿的情怀。这也许就是一个几度建功于军营的战士，和一个并不逊色的作家，为什么能够统一于一身的缘由。

自然，由于业余创作时间的匆促，也囿于作家的经历和视野，这部集子里有的作品还略显粗糙，有些篇章行文有些雕饰。但即使是从这些不够圆熟的作品中，也可以使人看到一个大有作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潜力。他还年轻，如果他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加勤奋地学习，更加艰苦地坚持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，他是大有希望的。

这些年，为了奖掖后人，扶植新秀，我曾为一些

文坛的青年朋友写过序。每一部新人的集子面世，都使我产生一种佳卉变茂林的信心和希望。但为这部作品集写序时，我感到了别有一种欣喜在心头。因为这是年轻的戎马人唱给祖国的歌。它唤起了我对久远的军营生涯的记忆，也加深了我对新一代军人的认识。

1991年8月30日于北京

文学小传

生命之树快要刻满第 37 圈年轮的时候，蓦然回首，心中不胜惶惑：从 1974 年在省报上发表第一篇杂文起，陆续在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发表散文、杂文七十余篇，其文平平，无所建树。1982 年起与报告文学结缘，先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一部，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篇报告文学八部，另有一些短篇散见于丛书和报刊。其中虽有《本世纪无大战》获百家期刊发起的“中国潮”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，获 1988 年《解放军文艺》优秀作品奖，《绿色罗曼》获首届《三月风》金杯奖，《小靳庄的沉浮》被全国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，但由于艺术功力的浅薄，业余创作的匆促，这些急就篇大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。在艺术之路上艰辛跋涉十几年，他感到自己仍然佇立在地狱的入口处，远未涉足那辉煌的文学殿堂。不过，他将继续在前辈的点拨和扶持下，在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下，毅然前行。

高建国，1954 年生于山东胶县，在胶南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。1972 年 11 月入伍，历任放映员、宣传干事、军区报社编辑，现在某机关工作。1988 年被授予中校军衔。

目 录

地球第一雕塑	(1)
绿色罗曼	(35)
本世纪无大战	(211)
小靳庄的沉浮	(250)
尚未结束的漂流	(335)
桑榆情	(365)
中国的广告战	(390)
献给祖国的第一枚银牌	(422)
山东大汉	(432)
蓦然回首	
——作者后记	(451)

地球第一雕塑

一、禹归黄河

阔别人间五千年，从历史长梦中悠然醒转的伟丈夫大禹，重新挺立在黄河岸边！

依然是古老的黄河冲积扇。铁骑千里的黄河西出晋陕峡谷，在莽莽秦岭余脉邙山之阴顿失滔滔，山之阳，华夏文明的奇异辐射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使郑州北郊方圆十七平方公里的山地上，出现了一座令人目迷五色的历史大观园——

骆驼岭上，手持耒耜的大禹，凝视着烟波浩淼的黄河，那是一个民族给治水英雄的历史性定格；莲花池里，唐装魏发、怀抱婴儿的母亲丰美秀逸，那是黄河哺育中华民族的形象记功碑；五龙峰下，欢快追逐的石雕大象甩鼻嘶鸣，那是华夏祖先几十万年前就在黄河流域生息的见证；广武山下，汉霸二王城长啸悲鸣的铁铸战马引人幽思，那是兵燹连绵的烽火岁月对一个民族永恒的警醒……

这就是八岁的郑州黄河游览区。

历史仿佛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。风晨雨夕，有一笔名“禹丁”的跛足长者，常引海内外嘉宾登上五龙峰的极目阁、河清轩、开襟亭，叙说游览区筚路蓝缕的创业史，倾吐动人的黄河畅想曲：

——我们仅用十八年时间，就把昔日三十七座荒山秃岭，变成了亭台叠翠、胜景迷人的乐园。我们准备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，在黄河游览区建成炎黄二帝巨型塑像。像高一百一十米，将超过美

国的自由女神、十八总统像和苏联玛玛耶夫高地的母亲像。一俟这项跨世纪的工程竣工，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类，将陆续到这里来寻根问祖！

——黄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已经产生了兰州、太原、西安、郑州、济南五大中心的一条文化带，目前拥有四个经济特区的中国，应该在浓缩了上下五千年历史的黄河中下游分界处，建成中国第五特区——郑州黄河文化特区！

多么惊人的江山巨变！

多么浩大的历史工程！

多么宏伟的文化战略！

气吞山河的胸怀，惊世骇俗的蓝图，和眼前这位羸弱的老人，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反差！

索马里前总统伊斯梅尔到此游览后，看到滚滚黄龙经提水站源源不断输往古老的商城郑州，感慨地对主人说：“你们把河水引上高山，把害河变成利河，这是人间奇迹！如果有可能，请你们到我们国家去当总工程师。”临别前，他特地装了一瓶黄河水带回国内。

英国女作家韩素音 1984 年旧地重游，登上极目阁远眺大河风光，激动得难以自己：“我不相信这里是我到过的地方。七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秃岭和一个小提水站，今天，这里已是一望无际的绿荫，楼台掩映，别有洞天。真是伟大的中华，伟大的变化！”

日本众议院院长木村睦男参观游览区后兴奋地说：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这次我两处都到了。灿烂的文化，伟大的建筑，中国实在了不起！”

更多的炎黄子孙在慨叹之余，每每怀着强烈的失重感，把思维的触角楔入历史深层。他们在古老的黄河滩上，看到了一个浓重的叠影——

史书载，大禹“疏河决江，十年不窥其家，足无爪，胫无毛，偏枯之病，步不能过，名曰禹步。”“禹步”者，由大禹积劳成疾引出的一

个典故。而今，在大禹治水的地方，为建设黄河而致残的禹丁，又踏着大禹的足迹，蹒跚走来了！

大禹——禹丁，他们同为母亲河的昌盛而跛足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一项本应属于全民族的事业，为什么偏偏落到了一位身有残疾的老人身上？当那个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，倾力于经济建设而多少有些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时，黄河游览区的两个文明之花却相得益彰，并蒂开放，这种在历史的倾斜中保持自身平衡的现象，难道不应当引起政治家、社会学家的关注么？

无数双探究的眼睛，望着那张普普通通的名片，在寻觅，在沉思——

河南省旅游学会理事

河南省烙画学会副会长

黄河诗社副社长

黄河游览区总经理

王仁民

透过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，在他装得下一条大河的胸怀里，有着一个怎样奇特的世界？

二、跨越鸿沟

楚河、汉界，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，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和中国文化的内囊里，横亘了几千年。

1971年6月13日，一位身材瘦长的“走资派”，带着“历史问题”的重枷，被分配到郑州北郊邙山监督劳动。这是一片连绵的山地，登上广武山，眼前就是历经千年风雨剥蚀的古鸿沟。正是黄昏时分，夕阳给汉霸二王城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从动乱的涡流中

来到“广武风传百战声”的古战场，前郑州市郊区园林局局长王仁民，心中骤然涌起了一股苍凉的历史感。

这条又称广武涧的沟壑，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。史书载，秦扫六合统一天下时，开凿了这条流经古荥泽的大运河。公元前 206 年，秦朝被推翻后，天下群雄蜂起，刘邦项羽逐鹿中原，在这里展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广武之战。阅尽人世烽烟的太史令司马迁，在记述楚汉两军的紧张对峙时，笔调出奇地平静：“项王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”倒是霸王城中那块石碑刻的“临涧对话”的故事，使后人窥见了广武风云之一斑：其时项羽粮食不继，难以久战，遂把刘邦之父刘太公置于高台，隔涧向刘邦喊话：“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！”刘邦故作不在乎状，说，当年我们共举义旗反秦，曾约为兄弟，“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乃翁，则幸与我一杯羹。”项羽见威胁不灵，欲单身向刘邦挑战，一决雌雄。刘邦斗智不斗力，历数项羽十大罪状。楚霸王性起，一箭射中汉王胸部，足智多谋的刘邦为了稳定军心，捂着自己的脚说：这家伙射中了我的脚趾头！他忍痛从容巡军一周，才悄悄回成皋养伤……

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，终于以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而告终。可两军对垒的界河，却永远留在一个民族的心灵上！

王仁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 1946 年从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投笔从戎，1958 年从河南军区转业地方工作，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中，居然有七年是在受审查中度过的。如今，沉重的“走资派”帽子已经戴了五年了，在无休止的批斗中，肋骨也被造反派打断一根，可他还是没有赎完自己那些莫名其妙的罪。

人的一生，有多少个十七年呢？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黄河水还是清的。如今，这条世界第六大河，含沙量却是世界之最！那个黄昏，站在空旷的鸿沟旁，遥想大河沧桑，王仁民不禁潸然泪下……

这个民族，再也不能在“春秋无义战”中苟活下去了！快跨过历

史和现实的鸿沟，让猜忌、妒恨、纷争这些无穷的内耗，随黄河流进东洋大海去吧！黄河与日俱增的泥沙，不允许河滨的子孙再蹉跎光阴了！

是鸿沟这个古老的参照物，给了人们痛楚的启迪，还是奔流的大河，洗涤了人们的心胸？站在沟壑纵横的不毛之地上，聆听“山上吃水贵如油，山下黄河白白流；山上光棍多，姑娘下山坡”的辛酸歌谣，那些曾虔诚地信奉“造反有理”信条的人们，再也没有精神闹下去了。今天回想起来，早在1971年夏天，刚刚进行了一半的“文革”闹剧，在楚汉之争的古战场上就差不多收场了。从动乱的狂潮中冷静下来的人们，不再揪王仁民的头发，不再让他“坐飞机”，逼他交代是怎样“打入革命队伍”的。他们甚至有些喜欢上了这个阅历颇丰、无所不能的“老走”。水是人类的好老师，大河流日夜，水荒却遍郑州，黄河告诉她的儿女应该做什么。那时市里决定在邙山修建一座中型提灌站，以解郑州用水燃眉之急。这给了王仁民一个施展才华和让人们认识他的机会。在人声鼎沸的工地上，王仁民当过抢险队长，当过政工组长，是个专啃硬骨头和挑大梁的角儿。机泵磨损、干渠塌陷、沉沙池决口、引水断流、管道爆炸、杂草塞泵……那么多难题，都在他的带领下解决了。这个讨人喜欢的“走资派”，有一阵子还指挥过六个公社的数万民工施工，俨然一位挥师克敌的战役指挥员！

当内乱的狂涛激荡中原时，邙山却成了一座世外桃源，这是命运多舛的王仁民的偏得。1972年10月，占地二百五十亩，担负着郑州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工业和生活用水，灌溉着郊区十万亩农田的邙山提灌站，正式建成供水。滚滚黄水被牵上了邙山，王仁民也开始走出命运的低谷，成了邙山提灌站实际上的主宰。可人们发现，精神重负日轻的王仁民，心中的忧虑却日渐深重。因为他发现，这座干渴的城市，缺的不仅仅是水！

黄色的天，黄色的地，黄色的水。当地老百姓说，住在这里的

人，一辈子得吞下石碾大的黄泥团子！人留人，山却不留人。当初参加建提灌站的干部有八十多人，几年光景，只剩下十几人，到1976年，在站上坚持工作的科技人员，实际上只有两个。那时候，王仁民已经“落实政策”，担任了邙山水源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，很知道要脸面。看到一拨又一拨外宾来郑州，省、市外办都安排他们去看花园口，王仁民急了，忍不住嚷了起来：1938年国民党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，水淹豫、皖、苏三省四十四个县，淹死八十九万人，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。老让洋人瞅咱们民族的历史疮疤，你们心里就不难受？让外宾来游游邙山的古战场吧！但得到的答复那么令人沮丧：邙山，从字义上解释是死人汇集的地方，这里没有青山秀水，提灌站在国外也不罕见，外宾一听就摇头……此刻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，在这水、地、天浑然一色的黄色世界里，不植树造林，就无法生存，不植树造林，就不能发展！刚刚从历史的泥泞中爬起来的汉子，顾不得揩去身上的污秽，又怀着建风景游览区的梦，在亘古荒原上发动了一场“绿色革命”。

一棵棵树、一桶桶水和一块块砖，被一些特殊的脊梁背上了高山。绿色的梦和它的编织者，一起跨越了鸿沟！

三、让母亲穿上衣裳

五十二比一，荟萃于郑州紫荆山公园接待厅的专家、学者，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决议：即将矗立在邙山五龙峰前的黄河母亲塑像，应该是全裸体的！

时1978年7月，思想解放之风正起于青萍之末。突破禁区，冲破樊篱，成了国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表决的结果一公布，会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议论声。经过前后十几次论证，意见终于趋向一致。这使艺术家们感到轻松和高兴。

头脑中不乏艺术细胞的王仁民，理解艺术家们。西风东渐时，

人们难免爱追逐新潮。可这是流淌在中国的黄河，不是流淌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，也不是流淌在埃及等国的尼罗河。为黄河写照，首先要象黄河！

从1976年，王仁民萌发了为民族的母亲河塑像的念头后，他想到过龙，想到过黄河鲤鱼，还想到过黄河之神河伯……但总感到没有捕捉住这条气象万千的大河的精灵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他在郑州人民公园，发现了一座母亲怀抱婴儿的塑像。王仁民不由怦然心动：母亲——黄河，婴儿——中华民族，黄河与中华民族，不正是这样一种哺育与被哺育的关系么？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攫住了他的心：这座塑像的主题应该是哺育！从他对人民公园塑像一见钟情后，有关黄河母亲塑像图案的论证，一直围绕着这件作品在展开……现在，尽管艺术家与老板的意见相悖，但笑容满面的王仁民依然不失大将之风。艺术家的分歧，应当通过艺术探讨去解决。让专家去说服专家，效果可能更好些。

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谢瑞阶，是参加投票者中唯一的“穿派”。作为王仁民的“代言人”，他并不感到孤独。虽然美术界一些造诣很深的前辈，已经十分温和地批评他“头脑封建”，“思想不解放”，但他还是不改初衷。他坚信自己对黄河的理解，他在寻找更多的知音。

终于，一位没有表决权的旁听者，人称“石老红”的红军老战士、市城建局副局长石风歧站起来了。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神色凝重得象一块从黄土高原出土的化石：“大家回去看看自己的娘，谁的娘不穿衣裳？”

从玄妙的象牙之塔回到朴素的生活中，一个艺术圣徒们争执不休的问题，忽然变得显豁而又明晰。艺术门外汉打的这一横炮，使方才还在高谈阔论的艺术家们，全都缄默了。

王仁民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。这天，他肚子里憋了那么多话，被“石老红”一言倾吐尽净！

黄河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你曾经是清澈的，因为你有一件那